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1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1 2004
(第3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1)

象征主义及梅特林克的语言突破

李 斯

(武汉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象征主义诉诸主观幻觉、艺术想象、暗示启发和人的内心精神世界,并以象征方法暗示作品的主题和事物的发展,表达隐蔽的思想情绪和抽象的人生哲理。梅特林克在法国诗歌与象征主义萌芽的基础上,对象征主义进行改造和发挥,使象征主义诗歌和戏剧晦涩迷离的妙用贯穿自己作品的始终,使象征主义的神秘主义色彩和颓废悲观情调在科学散文中得到清晰的宣泄。

关键词:梅特林克;象征主义;戏剧;语言学;科学散文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4)01-0108-08

一

欧洲小国比利时古称佛兰德斯,中世纪时只是一个伯爵领地,包括现比利时的东佛兰德省和西佛兰德省以及法国北部部分地区。欧洲中古以来的历次战争从来都不曾使这个小国幸免于难,然而欧洲的中世纪传统却在这里得以完好的保存。

在一百年前的佛兰德斯,隐秘和宁静的迷人魅力仍然是四处遍布着历史遗迹的平原乡村最主要的特色,遗留下来的石碑会令人想起坐在门廊下的佛莱芒农妇刺锈枕饰衣边的情景。乡村宁静安详,时不时却会传来深沉的低吟,那是徐缓如梦般的乡村圣歌。佛兰德斯还有形式古旧、风景如画的老镇、蜿蜒曲折的街道保持着成百上千年前的记忆,夜晚的静谧会被极有规律的清脆的悦耳的门铃声打破,那种银色和诗意的夜半铃声传递出中古时代的气息,传递出无数世纪的光荣与梦想、豪侠骑士出没的往昔和曾几何时的繁荣兴旺。

就是在佛莱芒的这样一处乡村平原上,诞生了一位世界知名的象征主义诗人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高个,圆脸,面色灰暗,外表看上去像是一位运动员,很容易激动,从来不戴帽子,很少给人一种梦想家、诗人或哲学家的印象。他是一位思想家,但同时也是一个害羞的人,除开在朋友圈子里以外,很少透露自己的心声。他是一名神秘主义者,终身如此,然而,他也是佛莱芒民族的天才,是佛莱芒民族精神的象征。他为这个欧洲小国在世界文学史上赢得了声誉。

二

莫里斯·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1862~1949)比利时象征主义剧作家和诗人、哲理散文家。出身于比利时根特市一个富裕的公证人家庭,属于古老的佛兰德家族。他早年在圣巴尔巴的耶稣会大学接受大学教育。虽然不喜欢那个传统学校,但是,那所学校也许对他的智力发展产生

收稿日期:2003-12-02

作者简介:李 斯(1961-),男,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宗教哲学.

了重要的影响,使他的思想慢慢转向神秘主义。他从小就爱好文学,但是,在圣巴尔巴毕业并拿到学士学位以后,他根据父母的愿望去根特学习法律,1886 年为根特律师协会所接纳,成为一名律师。

然而,根据他的传记作家杰拉德•哈里的叙述,他在根特当律师的经历仅仅说明自己根本不适合法律职业,他身上那些“令人快乐的缺陷”使他不宜参与诡辩争讼与作为公派辩护律师在法庭上的辩护演讲。他受到文学的吸引,1885～1886 年在巴黎的短期居住和游历使他有机会结交像维叶德里赛•亚当等法国象征主义运动的领袖,很快便使他决定抛弃法律事务转而从文。1896 年,他在巴黎安顿下来,但是,作为大都会的巴黎并不适合这位喜欢孤独和沉思的人长期居住,因此,他时不时去一下巴黎,在那里跟一些文学编辑处理一些事务,夏天就回到圣万德里尔去。那是一处古老的诺曼底修道院,他花钱买下这个修道院,因此而使其免于破坏。到了冬天,他就去气候温暖、鲜花盛开的格拉塞度假。

父亲去世后,他于 1889 年回到根特,从事律师工作并埋头写作,直至第一部戏剧作品问世。这期间在花园里养蜂,远距离散步,家里还摆放着一台车床,时不时利用它做些实验。

1889 年,《费加罗报》的文学评论家奥克塔夫•默尔波看过他的《玛莱娜公主》以后,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赞扬文章,结果使他一夜成名,引起公众广泛注意。

梅特林克先后写了 20 多部剧本,在本世纪初即已成为象征主义戏剧的代表作家。由于他丰富的想象和惊人的创作能力,不久便被誉为比利时的莎士比亚。同时,他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计有:《温室》、《玛莱娜公主》、《不速之客》、《斯迪尔蒙德市长》、《约赛儿》、《青鸟》、《蜜蜂的生活》、《白蚁的生活》、《蚂蚁的生活》、《百花智慧》、《倾坍的神殿》、《新娘玛格德莱茵》、《蓝色气泡》等数十部。

1911 年,“为表彰他多方面的文学活动,尤其是戏剧创作,其想象力异常丰富,充满诗化的幻想,虽然有时候披上了神话故事的伪装,但却透露出深厚的感召力,同时,他的作品还以神秘的方式诉诸读者自己的感情,刺激他们的想象力,” 梅特林克获诺贝尔文学奖。

一次大战期间,他写过一些政治宣传手册,并向盟军发表演讲。1919 年结婚之后移居葡萄牙,而后第一次到美国。1932 年比利时国王封梅特林克为伯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流亡美国,发表了最后一本传记作品。1947 年返回欧洲,1949 年病逝于法国尼斯。

三

兴起于十九世纪法国诗坛,并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影响欧美各国及各个艺术部门的象征主义,是使梅特林克到达世界象征主义戏剧巅峰的重要契机,同时也是其神秘主义倾向的必然归宿。象征主义是梅特林克的宿命。

象征主义的基本含义是:客观世界是主观世界的象征,因此在创作中必须侧重主观幻觉、艺术想象、暗示启发、内心精神世界,并以象征方法暗示作品的主题和事物的发展,表达隐蔽的思想情绪和抽象的人生哲理。因此,象征主义诗歌和戏剧给人的感觉是语言晦涩难懂,形象扑朔迷离,充满神秘主义色彩和颓废悲观情调。

波德莱尔 1852 年发表的《恶之花》公认为是象征主义的第一部诗集,艾略特 1922 年的《荒原》则是象征主义在现代诗歌中的里程碑,这其间还有众多象征主义的艺术大师,包括法国的马拉美、魏尔伦、兰波、瓦雷里,比利时的梅特林克,英国的叶芝,美国的庞德,意大利的蒙塔莱,以及中国的

李金发等。

象征主义艺术是上个世纪继现实主义之后最壮观的一场文学艺术运动,作为在科学与发明推动下的世界整体文明向现代迈进的一部分,象征主义是文学艺术现代化的肇始;由于象征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探求人性的内心精神,因此而必然隐含着个性的充分展示和由此而来的内容与样式两方面的多样化。同时,作为人类对自然世界认识的必然过程,象征主义是一种反拨,是对科学技术将人性物化和异化、并在社会发展理论中以达尔文进化论为基础物化人的内心追求的对抗,是对当时盛行的唯物主义、科学和机械化潮流的回应。象征主义更关心的是灵魂的永生、死亡的本质以及智慧的持存等问题[4]。

当然,从广义来说,作为一种符号,任何一种语言都是象征主义,所有的艺术也都是语言。对于艺术家来说,物质的宇宙是一个媒介,通过这个现实的媒介可以表达非物质的思想与情感现实。一方面是非物质的激情、情节或沉思,另一方面是经由其通过直觉、智力或人性的想象力等感官得以表现出来的物质体现或具像化。除非这两个要素同时出现,否则就不可能有任何艺术存在。这就出现了符号或象征。然而,象征主义作为一个流派的名字显然需要更具体一些的定义。一方面,象征主义必须与现实主义区别开来,另外一方面又必须与表现主义加以区分,这种区分基于人与人之间巨大的心理差别。如果不根据严格的线条假定人要分为几种类别,则可以简略地说,有三种看待世界的方式,每个人都主要接纳这三种方式当中的一种。这样就会有人只见物质外表而看不见别的一切,而对于另外一类人来说,可感物体的印象相对模糊,重要的东西看来是思想,是总体的原则。第三类人主要只关心人,并倾向于在许多情况下把无生命的物体看作是具有某种假想的人格。第一种是自然主义的,第二种是伦理的,第三种是诗化的。一种把世界看作是事物,一种把世界看作是法律或抽象的智力,还有一种把世界看作是人格。并不是说这三种人会相信一种世界观而绝对排斥另外两种,人类的心灵并不会如此简单。一种人或一个民族一时转向这一种,一时转向另一种,由于这种潜意识的哲学转向,文学艺术也就随之转向。如果事物在人们头脑里占据了主导地位,那我们会采纳近似和现实的世界观,如果是灵魂,则会采纳诗化的世界观,甚或是戏剧化的世界观。如果抽象的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则艺术必然会转向象征主义。人体是其自身的重要话语,灵魂的情绪有其直觉和自然的语言,而对于思想来说,其表现必须通过强力予以创造。生命与心灵通过自然的对应寻找表达方式,事物自身的惯例使隐喻必然存在。然而对于精神来说,我们就必须要寻找人工的对应方式,包括寓言和有意发明的象征。

艺术流派的重现有其内在的节奏,看起来这个观点不无道理。然而,这样的循环在形式上从来都不是完全一样的。法国的马拉美、比利时的梅特林克、英国的吉尔伯特·帕克和美国的布利斯·卡曼的象征主义显然与其他时代的象征主义有很大区别。这个时代的象征主义的事件、主要人物甚至其句子都暗示而非明确地说明深奥的含义,而并不一定涉及完整一致的寓意。无论是浪漫传奇还是现实描写,后面的故事都是自我展开的,不会给人一种出席道德化妆舞会、好坏分明的印象。在这一时期的象征主义故事中,人们意识到有一种普遍性潜伏于什么地方,人们预感有某种重要大事件即将发生,事情是通过象征,而非明确表达出来的。故事的寓言不仅仅不是通过原始的化身方式表现出来,而且也不以任何形式显示出任何程度的秩序痕迹。我们完全清楚,看不见的《闯入者》就是死神,《盲人》就是一个迷失在无信仰和无知的黑暗丛林一样的世界的象征,在这个世界里,教会这个古老的向导一动不动地蹲在已经丧失内心信念的皈依者中间,而无信仰者已经失去了凭借直觉迅速悟出真谛的能力,仅只依靠理性缓慢、盲目而不确定的摸索来告知自己无

助的窘境。

象征并不是发明出来的,事物是被人发现具备象征意义的。如果这不是诗歌的最终意义,至少也是它一直以来所强调的。这个时期的象征主义不是由许多人来模仿某一个人的怪诞手法,而是居住在不同地点的不同种族,不同经历但有着类似特性与方法的作家自发而独立的艺术发展。易卜生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受过梅特林克的影响,而梅特林克本人也有可能受过雨果以来最伟大的法国诗人马拉美个人魅力和谈吐风度的影响,但是,卡曼、罗伯茨和帕克明显是在与法国或比利时没有任何联系的情况下到达象征主义彼岸的。加拿大湖区和草原清新的空气为他们送来了象征主义,也送来了比欧洲大陆更为理智、清新和较少病态的象征主义风格。

四

梅特林克与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机缘,与其说是他个人在法国游历期间的偶然,倒不如说是他浓郁的宗教情怀和灵魂期望挣脱时间与空间中的普遍事实而完成自己的精神之旅的必然。同样,默尔波的推荐虽然是他在法国一夜成名的契机,但是,他的神秘主义追求绝非自法国游历开始,况且他一直是用法语写作的,并主要在法国文学运动中汲取灵感,他的精神追求与象征主义文学表达形式的结合也可归结为一种宿命的必然。

从外表上看,被人称为“比利时的莎士比亚”的莫里斯·梅特林克正好与他作品中的神秘主义气息形成鲜明对比。描述他的最佳用语是“待人亲切。”虽然他的戏剧取得耀眼的成功,然而这样的成功却并没有影响这位剧作家的性格。根据他的评论人之一,他看上去坦率而谦逊,1919 年第一次造访美国的时候就给人这样的印象。可是,他为在美国的巡回演讲而特别准备的开篇演说却堆满新颖的词藻,结果连他最热烈的崇拜者都如坠五里云雾。这是他的神秘主义和与当时象征主义潮流有所区别的地方不为众人所知的一个鲜明例子。

与法国象征主义诗歌接触以后,他的世界观浓缩在早期的戏剧当中,这个时期的作品充满悲观厌世的颓废色彩,哀叹命运无常,人必有一死的宿命。他偏向于使颓废情绪与象征主义手段彼此渗透,使其上升至形而上学的神话水平,这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出来。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绝少情节,宿命论、神秘主义和常新不断的死亡阴影的压力是其特征。

他之所以成为比利时剧作家中在海外影响最深远的一位,首先是因为他成为领先的象征主义者,他第一次把象征主义手法运用到戏剧创作中,因此受到法国评论界的重视。他利用传奇文学和神话故事描述阴郁和悲观的人生,剧情往往在无法确定的时代和在任何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地点展开,或者是一处带有地下通道的神话般的古堡,或者是带有可爱树荫的花园,或者是远处有大海的灯塔。在这些让人产生阴郁情绪的地方,所有剧中人物都披着面纱移动,如同他要表达的思想一样模糊,这使一种神秘主义的气氛浸透于他所有的作品。他是一位象征主义者,也是一位不可知论者,他有诗人的直觉和想象力,感觉人类并不仅仅属于可感触的世界。他曾明确地说,如果诗歌不能够让我们感知作为现象之源的深刻而神秘的现实反省,那这样的诗歌就不能令人满意。他认为,人的精神生活,真实的生活和隐密的生活都必须在思想之外,在不可靠的理智之外的王国去寻找。他的第一部诗集《温室》篇幅不大,探索人类灵魂被囚禁的状态,透露出的是一颗与他喜爱沉静、勤于思考的性情完全不同的炽热之心。他最初是反对现实主义的,这可以从他的第一部剧中看出来,他的戏剧是纯粹哲学的,以死亡和爱作为对自由与创造力需求的障碍。他的作品关注人的内心生活,因此浸透了浪漫的自我意识。带有神话内容的戏剧作品包括他最著名的《玛莱娜

公主》,后来被克洛得•德彪西改编为一部歌剧。《玛莱娜公主》是一部阴沉、恐怖和由于不断重复而刻意弄得十分单调的小型戏剧,尽管如此,剧中弥漫的神话故事中迷人的魅力并不因此而稍减。

在巴黎前卫剧院上演的《佩莱阿斯和梅丽桑德》无疑是象征主义戏剧的杰作,该剧在模糊的神话背景中展开,传统出无望的阴郁情绪和末世感。剧中主人翁梅丽桑德公主爱上丈夫的小兄弟佩莱阿斯,产生了毁灭性的爱情。梅特林克以超凡的想象力描述了爱情的毁灭力量,爱束缚于人生种种的羁绊或外在境遇中,它既不能够、亦不应该导致幸福的结局,人类的强力希图的对抗命运最终也会毁灭爱情。该剧虽然是以散文形式写下来的,但实际上可看作是19世纪诗剧中的最高成就。

《阿格拉凡和赛莉塞特》是世界文学史上最纯洁的瑰宝之一。剧中人物个个都是高洁之士、人间贤淑,他们与命运抗争,企图以自己的牺牲换取弱小者的沉沦,但人生的无常和命运的定数是谁也无法逃脱的。该剧基调阴郁,但有一种诗化的意境,从中展开灵魂的悲喜剧。历史剧《蒙娜•凡纳》也深受到象征主义的影响,除开在英国被禁止上演以外,《莫娜•凡娜》在欧洲各地各处重要的剧场上演,包括瑞典在内,是20世纪最佳演出剧目之一。梅特林克戏剧作品的象征主义本质使其作品一直游离于社会边缘,直到他开始采纳更为自然主义的方法。《蒙娜•凡纳》是一个爱情故事,然而倾诉的却是语言的创造和毁灭力量,剧情以意大利文艺复兴为背景,其结构清楚明白,完全脱离了作为梅特林克戏剧特色的朦胧微暗和模糊不清,由此可见他的写作发生了方法上的变化。

他所受的象征主义影响因为他对英国戏剧,尤其是莎士比亚以及詹姆士一世时代的作家的戏剧逐渐产生兴趣而有所减弱,然而,只有《青鸟》在知名度上超过了《佩莱阿斯和梅丽桑德》。《青鸟》原本是一部梦幻剧,是为儿童编写的一部寓言式幻想童话,描述人们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寻找幸福。该剧最早于1908年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被公认为他的戏剧生涯巅峰之作。《斯迪尔蒙德市长》则是一部爱国剧,他在剧中探索佛兰德斯人在恣意妄为的德国军官战时统治下的各种问题。

在他的象征主义戏剧中,梅特林克利用诗化的演讲、手势、照明、场景和仪式来营造象征意象,使主人翁的情绪和两难境地得以外向化。主人翁通常在等待某种神秘可怕的东西,最终会毁灭他们的东西。戏剧的深刻动人的气氛虽然缺乏智力上的复杂性,却得到尝试性的、基于吞吞吐吐的暗示的对话的帮助,有时候是天真的重复,有时候充满伤感,有时候微妙难解。

莫里斯•梅特林克一直被人誉为现代戏剧之父,马拉美和叶芝、阿尔托德和斯特林堡、契诃夫和佳里等创作倾向彼此相异的作家和剧作家都尊崇他。他给戏剧带来了一种新的步态,即"静态戏剧,""不予表达的戏剧,""日常生活的悲剧。"里尔克称他的戏剧转换了戏剧的重力中心,以不行动替代了行动,以无事件替代了事件,以沉默的语义学代替对话,其表达的效力不亚于象征主义流派中最为复杂的诗化创作。

梅特林克一向都在悲剧与荒诞之间的危险边界上冒险,如果他从来都不曾迈错一步,那倒是令人怀疑的。

梅特林克有两处与这个时期的象征主义风格相互区别的地方,一是他在技巧上的别出心裁,一是他的情绪范围上的局限。象征主义以语言晦涩艰深、寓意飘忽不定为主要特征,但梅特林克的对话却是以最简朴的现实主义语言表达出来的。除开某些舞台说明以外,他的词汇甚至是普通农民都看得明白的。重复用词是所有真实对话中最明显的特点,梅特林克特别注重对法国人对话的模仿,如同大仲马一样,但他的这种模仿并非出自现实主义的考虑,而是对平行原则这一艺术形式的有效利用。

但总体来说,他有一颗清醒的头脑,而且步态稳健。人们说他缺乏幽默感,但是,这种说法仅限于一种情形,那就是面对悲剧性危机时歇斯底里的欢笑与面对永恒骷髅的冷笑。

这也正是使梅特林克与其他象征主义大师相互区别的一个特点,即无论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他都约束在单一的基调上。他总体的基调永远都是恐惧,甚至连恐惧也局限于一种,即墓地恐惧。即使他的作品中出现别的情绪,最后也会变换到这个基调上来。他属于坟墓诗人,这一点跟爱伦·坡一样,而且各自产生了同样广泛的影响,尽管两人的方法不尽相同。

五

1911 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莫里斯·梅特林克已经数次获得该奖项的提名和慎重考虑。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把当年的奖项颁发给他,首先是考虑到他深厚的创作功底以及他作为一名作家的独特天赋,是当时世界文坛上特立独行的一种别具风格的文学形式,即指他在象征主义戏剧上的开创作用。其次,他的唯灵论思想上升到很高的灵性层面,他的神秘主义探索在人们心中引起微妙和秘密心弦的共鸣。“他决非思想浅薄之人,这位出类拔萃的人年龄未近五十,但作为一名作家却已经在自己独特的个性之路上探索了很久,具备了惊人的思考和表现能力,既有思想的神秘、深刻,又有表现魅力上的随众和入流。”(瑞典科学院终身委员 C·D·奥夫韦尔森,颁奖演说,1911 年 12 月 10 日)读其作品,人们不禁会想起索福克勒斯的话,“人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片阴影,”或者会发出人生如梦的感叹。从思想根源上说,梅特林克戏剧可以说是古希腊悲剧的现代翻版。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法力无边,无所不能,然而终究难逃命运三女神的掌控。古希腊悲剧终于命运,因为在命运之上我们再找不到其他根源。也许爱的力量可以与命运之神对抗,但是,梅特林克的戏剧探究表明,爱也不过是人类的一种精神寄托,她跟命运一样同样不能恒久,更不能解脱人类的苦难,即中国人所说的命若游丝。人跟人的一生不同,不过是司纺线粗细的命运女神在丝线粗细上对人类的捉弄,超出命运以外就是神秘主义的领域,就是世界之外的世界,就是人生的荒诞和偶然性[5],这从梅特林克早年戏剧对人的探索和晚年散文对动物及昆虫的研究中都可以找出连系始终的总线条。

人们不妨将梅特林克的思想追求归结到唯心主义或自然神论,因为自然神论也许会对他的戏剧产生有益的影响,从而使他的戏剧看上去不那么太像中国的皮影戏,只见一些人物在舞台上难以琢磨地晃动。但是,跟斯宾诺莎或黑格尔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一样,梅特林克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对事物和人生的看法并不属于自然神论,他并不否认一切,而只是发现生存的原则隐藏于阴影之中。假如说他的思想属于不可知论的体系,那么,由于人类理性并不能形成一套关于生存起源的精确的理论体系,因为生存起源在许多情况下仅只能够为直觉和信仰所触及,所以这种不可知论在某种程度上难道不是可以原谅的吗? 不可知论的本义是怀疑,是对无法确信的事物暂时的悬置,这是梅特林克的剧中人多半为梦想产物,但仍然不失人性的重要原因。他以梦想家的笔触刻画出人类道德生活中极细微的差别。虽然他的戏剧情节和场景时常是朦胧模糊的,跟他的诗歌一样体现出极其细腻的笔法,但是,蛰伏于我们内心的日常境遇,并且属于我们生存当中最为隐密的深处,蒙着一层神秘微光的一切,经他的象征主义魔杖一点,即可为我们心领神会,融会贯通。我们终于感受到这样一种预感,“我们真正的家园遥不可及,远非我们世俗的经验所能体会,”[1]尽管他让我们瞥见那沉沉宇宙里无法企及的黑处,“那只幸福的青鸟仅存于这个不可经久的世界之外的地方,然而,那些怀着一颗纯洁的心追求幸福的人却永远不会白费精力,因为他们的情感生活和

想象力会丰富他们,并在他们横跨梦想之地的旅行中纯净他们的心灵。”(奥夫韦尔森)

除开法国象征主义诗人以外,对梅特林克产生过影响的还有柯勒律治以及爱默生。虽然《青鸟》一剧有明显的神话意蕴的乐观主义精神,然而,死亡的阴影笼罩了他后来的戏剧,包括保罗·赫斯戏剧风格的《约赛儿》和《斯迪尔蒙德市长》,就是在一战阴影的影响下写作的。梅特林克强烈的神秘主义思想体现在一系列散文作品中,包括他最知名的作品也许是《蜜蜂的生活》,之后他还写了《百花的智慧》和对白蚁及蚂蚁的研究文章。在晚年的生活中,梅特林克主要以他的哲理散文为人所道。

六

在他对戏剧的热情稍减以后,他转向了哲理和科学散文的写作,这类文章带有心理玄学及形而上学特征。梅特林克的散文写作是神秘主义、超自然论和对自然世界的兴趣的奇妙混合物。他在《卑微者的财富》(1896)和《智慧与命运》(1898)等作品中表达了自己的神秘主义思考。但是,他最为人所爱的两部博物学散文作品却是《蜜蜂的生活》(1901)和《百花的智慧》(1907)。这两部作品并非严谨的科学或自然史著作,而是梅特林克对人类境况的哲学研究的延伸部分。他开始摆脱悲观主义,研究生命的奥秘,思索道德的价值。

虽然梅特林克是一位狂热的养蜂人,对蜜蜂的生活也相当熟悉,然而,他却无意写一本关于蜜蜂的科学论文。他的这本关于蜜蜂的书并不是观察摘要,也不是自然史,而是一部蜜蜂的赞美诗和关于人类理智的哲学反省。关于蜜蜂令人惊奇的相互合作、工种的分派以及社会生活是否属于理智思考的结果,作者似乎觉得并无探究的必要,到底是应该用“本能”还是“理智”这个词并不重要,因为无论是本能还是理智,都只会显出人类在这些事情上的无知。我们称为蜜蜂本能的东西,也许就是一种宇宙本能,是一种宇宙本能的发散[2]。这是梅特林克的唯灵论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诗歌的宗旨是要保持从可见宇宙走向不可见宇宙的通道畅通无阻,他认为在每一个可见的自我之后都还有另一个自我,只有这个自我才是我们真正的存在,这在经验主义者看起来是神秘和不可理喻的,然而从本质上看,这种思想与康德的知性原理一样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梅特林克的宿命主义气息和神秘主义思想并没有在《蜜蜂的生活》中打住,夹杂在蜜蜂神奇社会生活中的,仍然有他投下的阴郁的目光:

雌雄两蜂的结合刚刚完成,雄蜂的腹部就打开了,器官会自行脱开,随之拖出大团内脏。翅膀松弛了,而且就如同被雷电击中一样,空荡荡的身体自我旋转,随后沉入深渊。

——《蜜蜂的生活》85节

然而,佛兰德斯乡间的宁静生活毕竟蜂房都靠在房子的墙边上,摆放的角度是由一种最舒适和优美的荷兰厨房布置形成的。厨房的陶器柜闪出铜和锡的明亮光泽,通过敞开的房门闪耀到宁静的运河之上。运河的河水在门帘一样的白杨木影像之下又错落着这些熟悉的图像,人的目光不由得伸向磨坊和草地铺成的宁静天际。

——《蜜蜂的生活》4节[3]

七

虽然百年前的文风距离我们的时代已经很远,梅特林克所生活的时代和写作的背景并非我们能够轻易揣摸到的,然而,作者的思考内容和对象却并没有太大变化,“只要还有人在倾听那个拿

撒勒人的说教,梅特林克和其他象征主义大师所采用的方法”和对我们这个孤零零的星球上所发生的一切的思考“就不会过时”。梅特林克是以象征主义戏剧立足世界文坛的,但是,“在诗歌领域里,梅特林克属于选民之一,人的品味或许会发生变化,但他在戏剧中表现出来的诗的魅力却会保留下来。”(奥夫韦尔森)

今天,没有多少人看梅特林克的书,但他是一位真正奇特的作家。他思维敏锐,具备特立独行的思想情感,有全面的哲学思考能力,然而却从不显出说教的口吻,这一点与所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都有所不同。梅特林克生活在没有电视、收音机和所有现代娱乐设施的年代,虽然家境富裕,却只能以养蜂作为其主要爱好。我们现在有“发现“频道,有很多纪录片,然而,我们的高智商中学生所知道的关于蜜蜂、蚂蚁或者其他群居生活中的昆虫,却远远不如梅特林克为多。梅特林克最初为法布尔的散文所吸引,得到不少灵感,由此而在蜂房里开始了业余的观察实验,最后在 39 岁时发表了自己的观察结果。这本以高度诗化的风格写作而成的书融合了事实、想象和神秘主义的思考,是关于昆虫生活中最受人欢迎的著作之一。梅特林克的观察并不是没有错误,后来的研究纠正了他的许多观察结果,但是,就象征主义戏剧的语言突破在散文写作中展现的质量来说,没有一个人能够接近他惊人的描述水平。

参考文献:

[1] 理查德·霍维. 莫里斯·梅特林克的戏剧[M]. 芝加哥:赫伯特斯通出版公司,1894.
[2] E. Blanchard, Metamorphoses, Moeurs et Instincts des Insectes,1835.
[3] 莫里斯·梅特林克. 蜜蜂的生活[M].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
[4] 冯　契,主编. 哲学大辞典[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
[5] 张志伟,主编. 西方哲学史[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Maeterlinck's Linguistic Breakthrough through Symbolism

LI S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Symbolism appeals to illusions, imagery, suggestions and the human insights to hint the development of themes and to unveil abstract concepts. Based on French poetry and the then budding symbolism, Maeterlinck reformed and made fine use of symbolic devices and succeeded in characterizing his scientific wrivting with the mysterious cotor and pessimistic tone of symbolism.

Key Words: symbolism; drama; linguistic; Maeterlinck; scientific writing